

1/14 第三季 THE COMPLETE
THIRD SEASON

宁航一◎著

NINGHANGYI·WORKS

WARNING OF THE DEAD

死者的警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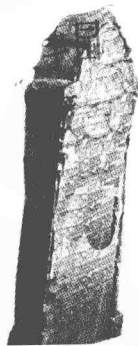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WARNING OF THE DEAD

死者的警告

宁航一 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14 第三季:死者的警告/宁航一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11

ISBN 978—7—5354—6123—0

I.1… II.宁… III.推理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15215号

责任编辑:刘碧芳

责任校对:陈琪

特约策划:天马创意

特约编辑:陈琼 施玉环

封面设计:第7印象

责任印制:左怡 包秀洋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湖北鄂南新华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19.125 插页: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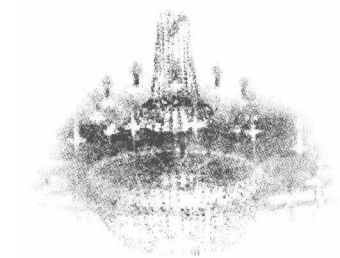
版次: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字数:230千字

定价:30.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 ★ 如果有读者在本书全部完结之前，推测出故事中的“主办者”是谁，并分析出原因，我将亲自飞到你所在城市，将我亲笔签名的一整套书送给你，并附赠一件“神秘礼物”；
- ★ 能猜到谜底的人，智商在150以上；
- ★ 请记住，从翻开这本书的第一页起，你就是这个游戏的参与者。

前情回顾

14个悬疑小说作家被离奇地“邀请”到一个神秘的场所，主办者强制要求每人创作一个悬疑故事，并定下了诡异莫名的规则。获胜者将赢得巨大的利益和生存的权利，而违反游戏规则的人，将接受以死亡为代价的惩罚。

在已经过去的六天里，六位悬疑作家分别讲述了精彩绝伦的悬疑故事，却都以根本无法想象的方式违反了游戏规则，甚至已经有一人失去了生命。众人遭受了各种恐怖骇人的事件，而主办者藏身在众人之间，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还有八天的时间，他们能否解开谜题，找出主办者，活着离开这座牢笼？

参加者名单

- 1号：尉迟成——《怪病侵袭》
- 2号：徐 文——《鬼影疑云》
- 3号：夏侯申——《谜梦》
- 4号：莱 克——《灵媒》
- 5号：暗 火——《新房客》
- 6号：龙 马——《活死人法案》
- 7号：千 秋——《吊颈之约》
- 8号：白 鲸——《墓穴来客》
- 9号：北 斗
- 10号：荒木舟
- 11号：纱 嘉
- 12号：哥 特
- 13号：克里斯
- 14号：南 天

1/14 第三季 THE COMPLETE
THIRD SEASON

WARNING OF THE DEAD

死者的警告

001

第三季——

警告

021

第七天晚上的故事——

吊颈之约

165

第八天晚上的故事——

墓穴来客

1/14 第三季 THE COMPLETE
THIRD SEASON

WARNING OF THE DEAD

死者的警告



“我终于知道了，只有死人才能离开这里！”

这一张由鲜血书写的字条，看起来就像是来自地狱的请柬，令在场的十三个悬疑小说家震惊得呆若木鸡，浑身发冷。

新的谜团产生了。南天倒吸一口凉气。这张摆放在尉迟成被害的沙发上的血字条，代表什么意思？而原来在这张沙发上的——尉迟成的尸体——到哪里去了？

难道真如龙马故事（《活死人法案》）中的情节一样，已经死去的尉迟成变成了“活死人”，自己离开了这个房间？

“不，这不可能……”刚刚还神采奕奕，获得了目前最高分数（9.2）的龙马，此刻面容苍白、举止失常。他惊骇地摇晃着脑袋，自语道，“尉迟成确实已经死了，永远也不会活过来……这个世界上不可能真的有‘活死人’……那只是虚构出来的而已！”

“龙马，冷静下来。”一个老成稳重的声音提醒道，“我们都知道死去的人是不会复活的，当然也明白‘活死人’不会真的存在。但是很显然，有人想要造成这种暗示，那就是——**你的故事又和现实中发生的事重合了，你也犯规了。**”

龙马望向说话的荒木舟，瞪大眼睛，双唇紧闭。

“我不是提醒你已经犯规了，而是希望你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你是一个聪明

人，龙马，不要轻易中了对手的圈套。你好好想一下，现在的状况虽然诡异，却提供给了我们一些重要的信息。”

荒木舟的话明显不是说给龙马一个人听的，而是在提醒在场的所有人。南天意识到，荒木舟可能和自己想到了同一个问题。

天才少年克里斯显然也想到了。“荒木先生，你说的重要信息，指的是尉迟成的尸体消失到哪里去了，对吧？”

荒木舟挑起一边眉毛。“没错。”

“你们认为尉迟成的尸体现在在哪里？”歌特惊恐地问。

“暗火不是说，他昨晚半夜的时候，看到尉迟成的尸体在楼下大厅走动，然后消失在一处阴暗的角落吗？”夏侯申望向暗火，“对吧，你是这样说的。”

暗火紧抿着嘴唇，没有说话，实际上是默认了。

“你们相信他的鬼话？尉迟成真的变成一个活死人，离开了这里？”龙马充满敌意地说，“我看，他的这套说辞恰好证明了一件事——他是在故意陷害我！”

“恐怕没那么简单吧。”千秋对龙马说，“如果真是你说的这样，那暗火岂不就是主办者？那个陪我们玩儿了这么久的主办者，智商也未免太低了一些。”

“那你的意思是，以后就算有人露出明显的破绽或马脚，我们都该置之不理？就因为我们深信主办者是不会犯下低级错误的，对吗？”龙马讽刺地说道。

“我只是希望我们不要因为对某人有一点怀疑，就对那个人妄加指控。这样只会使我们陷入互相猜忌和敌对的局面，这是真正的主办者最希望出现的，也是对我们最不利的状况。”千秋义正词严地说。

“千秋说得对。”荒木舟附和道，“如果暗火说的话是他编造出来的，那这种‘陷害’未免有些太低级和幼稚了。”

龙马歪起头问：“荒木先生，那您的意思是，暗火看到的是真的——尉迟成

真的变成活死人离开了？”

“年轻人哪，始终有年轻人容易犯的一些毛病。”荒木舟意味深长地说，“气盛起来，就丧失冷静思考的能力了。”

龙马毕竟是个聪明人，经荒木舟这一点拨，似乎清醒过来了。他微微张了下嘴，脸上的表情变得平和了许多，看来已经收起了对暗火的敌视。

“荒木老师，您的意思是，暗火昨晚看到的，可能是一个故意制造出来的假象，是有人故意设下的圈套？”南天问道。

“我只能说，这种可能性，比暗火撒谎骗我们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荒木舟始终保持着那种不轻易下定论的稳重个性。他指着那张放在沙发上的血字条说，“不过，我在看到这张纸后，几乎能肯定这个事实了。”

“哦，您认为是怎么回事？”白鲸问道。

荒木舟斜睨了克里斯一眼。“就像小天才说的那样，这个地方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有意义的。这张血字条摆在这里，无非是有人希望借它达到两个目的。”

大家都保持缄默，细听荒木舟的分析，这让他多少有些得意。他拖长声音，缓慢地说：“第一个目的，当然就是制造出尉迟成死而复生的假象，好像这张蘸血写出来的字条是他留下的。这样既可以巧妙地使龙马犯规，同时又会营造出一种恐怖气氛，使我们更加惶恐不安——这是那个处心积虑的主办者一直都在做的事。”

“可是我不明白，那个主办者怎么知道我要讲一个关于‘活死人’的故事呢？”龙马无比诧异地说道，“我敢对天发誓，这个故事是我在进入这个地方之后才构思出来的，而且从没跟任何人讲过，不可能有人会猜到我的心思！”

“这种情况又不是只发生在你一个人身上。”一直没有开口的暗火此时说道，“我的故事也是临时想出来的，还不是就像被提前洞悉到了一样，莫名其妙地就犯了规。还有徐文和夏侯申——我们都遇到了这种诡异的状况。那个神秘

的主办者就像是个未卜先知的仙人一样，总是能在我们讲述之前就猜到我们所要讲的故事中的某些情节。真他妈的见鬼了！”

被提到名字的徐文和夏侯申脸上同时掠过一丝惶恐的神色。

纱嘉抿着嘴唇，思索着说：“我在想……该不会是那个主办者有某种特异功能，能看透我们的思维吧？”

有人笑了起来，是克里斯。“不会这么‘科幻’的，他（她）才没这种本事呢。如果他（她）有的话，很多事情就不用如此大费周章了。”

纱嘉问：“你这样说有什么依据吗？”

“当然有。”克里斯神秘地一笑，说出了惊人的话，“可能你们觉得目前发生的事匪夷所思，甚至是完全不合常理的。但我却觉得，**其实要办到这一切，并不是不可能。**”

大家都感到有些愕然，北斗激动地问道：“克里斯，难道你已经知道主办者的手法了？说出来听听！”

克里斯沉默了一下，说：“我只是有一些猜测和推断，还不能十分地肯定……所以，暂时还不能说出来。”

荒木舟闷哼了一声，低声道：“故弄玄虚。”

这时，之前一直没开腔的莱克说道：“克里斯，你明明知道主办者此刻就在我们当中，却毫不避讳地说你可能已经洞悉到了他的手法。难道你不怕那主办者除掉你？”

“我也想问同样的问题。”白鲸说，“克里斯，你为什么能一如既往地保持那种冷静而自信的态度？好像你根本就没把主办者放在眼里一样。你丝毫不惧怕他，是不是因为……”

白鲸的话说到这里就停了下来，但这种暗示悬在空中，不言自明。

“别打哑谜了，你想说——我丝毫不惧怕他，那是因为我其实就是‘他’，对吗？”克里斯不以为然地说，眼光扫视了众人一遍，“我为什么要害怕他（她）？”

你们别忘了，我是他（她）请来的‘客人’。他（她）要我来这里，这是为了让这个游戏更刺激好玩的。如果他（她）顾忌我太聪明，那一开始就不会请我来。对这个主办者，别的我可能不了解，但他绝不会是一个蠢种。”

这番话听起来，就像是对隐藏在众人之中的那个主办者说的，充满了挑衅的意味。

高明的激将法——南天在心中暗忖——以那个主办者自负而疯狂的个性（这么多天来根据各种迹象感觉到的），他（她）当然是不会放弃这个挑战的。

歌特说：“我们好像把话题扯远了。刚才荒木老师说，这张血字条是要起到两个作用，他才只说了一个呢。”他望向荒木舟。“荒木老师，您接着说。”

荒木舟用手按摩着脖子，显出不满的神情。“我还以为你们忘了这件事呢。哼，其实那张血字条所要达到的第二个目的，才是最关键的！”

大家的目光再次聚集到荒木舟身上。

“主办者故意制造假象，让我们以为那张字条是尉迟成写的，但这种做法有点欲盖弥彰。我们还不至于被吓傻了，会相信尉迟成真的变成活死人，还会留下血书。那么毫无疑问，这张字条就是主办者自己写的！”

“嗯。”歌特点头道，“那么主办者的另一个意图是什么呢？”

“他的另外一层用意，已经被我想到了。”荒木舟指着那张血字条说，“你们看看上面写的这句话——‘只有死人才能离开这里’——这句话是要对我们造成一种误导，让我们以为尉迟成现在已经离开了这里。但实际上，我们——起码我，没有上当。那么这句话就应该反过来理解，其实……”

“啊，您的意思是，其实尉迟成的尸体根本就没有消失，它现在还在这座大房子里！”纱嘉突然明白过来，抢在荒木舟之前说了出来。

荒木舟似乎对自己的话头被抢走有些不满，闷哼一声。“就是这样。”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尉迟成的尸体现在会在哪里呢？”莱克疑惑地问道，“这是一所封闭的大房子呀，他（主办者）能把尸体藏到哪里去？”

“我们要不要彻底把这里的每一个地方搜索一遍？”北斗提议。

“没用的。”荒木舟摆着手说，“如果在我们能想到的地方把尸体找出来了，那这个手法未免有些太弱智了。”

“没错，主办者不可能让我们轻易找出来的。”克里斯说，“省点儿力气吧。”

“那你们认为尸体会被藏在什么地方？”夏侯申纳闷地问。

“密室。”南天突然冷静地说道，“毫无疑问，这个地方有着一个密室。”

其实，关于密室的猜想，南天之前也提到过一次。所以，大家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惊讶，显然他们也都想到了这个可能性。

经南天这一提醒，夏侯申接连点头：“对了，那个主办者说过，这里是由一所旧监狱改造的。这个‘改造’，肯定不是我们看到的这么简单！”

夏侯申的话说到这里，房子里突然响起一个令人惊悚的声音，那是从房子顶端的四个音箱里传出来的，用变声器处理过的恐怖声音——正是那个久违了的神秘主办者！

“各位客人，悬疑小说家们，你们有好几天没听到我的声音了，这是一件幸运的事，因为这说明游戏进行得十分顺利。本来大家这么配合，我是不想打扰你们的。但游戏进行到这里，也许有些人会对目前的状况感到困惑，所以我有必要出来解答一下你们心中可能出现的一些疑问。”

13个人走到了走廊上，大多数人显得紧张不安，几乎都是屏住了呼吸。

那令人不寒而栗的怪异声音继续道：“到目前为止，你们已经在这里度过了六天。也就是说，已经有六个人讲完故事了。而且其中有人得到了非常高的分数（龙马在这时全身颤抖了一下）。在祝贺的同时，我也要提醒各位，不要忘了我定下的‘游戏规则’。”

“每个人讲的故事绝不能和前面的故事有任何构思上的相似和剧情上的雷同——这条游戏规则相信你们都已铭记在心。第一个犯规的尉迟成，已经‘出

局’了(*注：参见第一季《必须犯规的游戏》)。而后面讲故事的五个人，哪些人也犯规了呢？你们心中有数。”

听到这话的徐文、夏侯申、暗火和龙马惊骇得无与伦比（后面讲故事的五个人中只有莱克一个人没有犯规），他们的呼吸都在这一刻停止了，呆呆地望着上方的屋顶，仿佛在等待着某种宣判。

接下来的话令他们更加胆战心惊。“当然，我心中也有数——我是跟你们一起经历这些事的。那么，可能有人会感到疑惑不解了——第一个犯规的尉迟成，很快就出局了；但是后来犯规的人，为什么直到现在还好好的呢？

“噢，不要以为我忘了自己定下的规则，更不要天真地以为我是没有办法令你们出局。现在，我就告诉诸位，后来犯规的那些人，之所以没有立刻出局，是因为我考虑到一个问题——这个游戏如果玩到后面，人越来越少的话，就会越来越没劲。而且对于后面讲故事的人来说，可能在评分方面也显得不那么公平了。

“所以，犯规的那些人，我暂且将你们记下来，等到最后一天再说吧。再说明白点儿，你们的命暂时先存在我这里。如果到最后，胜出的那个人真的是我，那你们的小命就保不住了。但是如果你们幸运地赢了我，或者在那之前就把我给‘认’了出来，情况也许就会大不相同。我的意思已经表达得非常明确了吧？那么诸位，继续进行游戏吧，希望大家跟我一样，玩得尽兴。”

回荡在房子内的声音停止了。众人像是再次接受了一次恐惧的洗礼，好半晌没有人说出一句话来。

突然，莱克大喝一声：“大家都别动！”

纱嘉被吓了一跳，惊诧地看着他：“怎么了？”

莱克警觉地说道：“现在大家好好想一下，在刚才那个声音响起来之前，我们之中有没有谁做出了什么特别或反常的动作？”

众人一愣，随即立刻明白了——这个主办者声音的响起，肯定是有人在控制

着一个微型遥控器，而这个小东西一定是藏在他们当中某个人的身上，要按动它，一定需要做出什么动作！

短暂的沉默之后，北斗迟疑地说：“刚才声音响起的时候，徐文先生……好像在拨弄他那块手表……”

徐文大吃一惊，叫道：“什么‘拨弄’！你是想故意陷害我吗？我听到那声音响了起来，便捋开袖子看一下手表上的时间而已！”

夏侯申说：“徐文，你敢把那块手表拿给我们看看吗？”

徐文恼怒地取下手表，递给夏侯申：“你拿去好好研究一下吧，看能不能找到什么机关！”

夏侯申将手表翻来覆去地仔细研究了一阵，又几乎将这块表周身都搥了一遍，最后默不作声地还给了徐文。

北斗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徐文先生，我只是……觉得应该谨慎一点。”

徐文歪着头没理他。

白鲸开口道：“其实没必要道歉，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我们的确应该抓住任何可能找出主办者的机会。”

莱克说：“听起来，好像你也发现有谁可疑？”

白鲸沉吟一下，对千秋说：“抱歉，千秋小姐，我注意到刚才那声音响起来的时候，你好像在摸左边的那只耳钉？”

千秋一愣，惊诧地说：“你居然怀疑我？”

“我只是就事论事，请你理解。”

千秋双手交叉抱在胸前，不满地说：“那是我的一个习惯动作。这副耳钉也只是普通的钻石耳钉而已。”

“你能取下来让我们看看吗？”白鲸说。

“我拒绝。”千秋冷冰冰地说，“这实在是无礼的要求。”

但此时，众人的眼光都集中在了千秋身上。千秋迟疑了片刻，咬了咬嘴唇，还是无奈地将一对耳钉都取了下来，交给白鲸。白鲸当着众人的面将耳钉仔细检查了一遍，说：“确实只是普通的钻石耳钉，不好意思，千秋小姐。”将这对小东西物归原主。

千秋将耳钉重新戴上之后，南天说：“其实我觉得，真正控制着微型遥控器的主办者，应该是非常谨慎的。像抬手看手表、摸耳环这样的动作未免太大了，很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我想，他（她）要启动这小东西，一定是一个非常微小而隐蔽的动作，根本不会让我们注意到。所以我们在这里排查大家的各种举动，可能没什么意义。”

“嗯，我同意你说的。”龙马点头道，随即皱了下眉头，“但是，你这么一说，又让我不得不对某人产生怀疑。”

“谁？”南天问。

龙马指着身旁的歌特说：“他的左手一直插在裤袋里……如果要在里面按动遥控器的话，当然谁都不可能察觉。”

歌特震惊得张大了嘴，每个人被怀疑时的第一反应都差不多。“你……你是什么意思？！”

“我没有针对你的意思。”龙马解释道，“只是希望你能用行动展示自己的清白。这样我们也就放心了，同时也就能排除你了，不是吗？”

歌特瞪着他说：“你要我怎么做？”

龙马转动着明珠思索了一下：“我能把手伸到你的裤袋里去检查一下吗？”

歌特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露出紧张的表情：“不行！”

龙马眯起眼睛问：“为什么？”周围怀疑的目光像箭一样射向了歌特。

歌特满脸涨得通红，他的左手已经从裤袋里抽出来了。在众人逼视的目光下，他显得局促不安。好一阵后，他妥协了，但是说出了一句很奇怪的话：“好吧，我同意让一个人来检查我的裤袋，但是……那个人必须是个女的，不能是男人！”